



那天,我让张建周说说他家详细的地址,他干脆把他的身份证拍了照发给我,那上面写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石头寨乡旧施村委会作合上寨村一组。

而我,更愿意称站在面前的这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来自哈尼山寨的新上海人。

张建周,这个出生于1987年的哈尼族小伙子,看上去一脸稚嫩的帅和真,可是,仔细听完他的经历,却发现,他仿佛活过了两辈子,或者,他已经成为了他们那一代哈尼人创业的带头人。

外面的世界

从石头寨乡出发,下坡上坡,左弯右拐,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们来到了张建周的家——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石头寨乡旧施村委会作合上寨村。海拔1800米,山连着山,山牵着山,山绵延着山,反正,你一眼望出去,尽是山。在这里,一座山,就是一群人或者一个部落的大地,人们在这种陡峭之地出生,长大,爱,繁衍,刀耕火种,之后,慢慢变老……一代又一代,不知道延续了多少年。

张建周,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哈尼山寨里。他说,从出生一直到八岁,因为穷,他没有穿过鞋子。他说他记得,大约八岁那年,他阿妈对他说,孩子,今天阿妈给你穿鞋子了。阿妈把他的脚洗得干干净净,套上了一双白球鞋。张建周说,那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脚异常地暖和,以至于睡觉都舍不得脱下来。

除了鞋,在张建周的童年记忆中,还有一件事对他影响巨大。那就是他的妹妹。刀耕火种的日子,幼小的妹妹,只能被父母放在一个背篓里,丢在田埂边。那时,已经读小学四年级的张建周,见妹妹在背篓里天天哭,就去跟父母说,阿爸阿妈,我不上学了,由我来带妹妹。我要把她带大。

就这样,张建周辍学了。整整五六年的时间,他真的带着妹妹,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期间,阿爸心疼他,从亲戚和乡亲们那儿借来了小学和初中的全套课本,指望张建周能够通过自学,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张建周也不负众望,靠着那些课本,他一点一点艰难地汲取着来自文化和外面世界的“营养”,时空的限制,却让他的想象力异常地活跃,他在课本上读着外面的世界,他在笔记本上记录和畅想着外面的世界,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勾勒着外面的世界。

2001年,随着妹妹一天天长起来,张建周的心和胆量也一天天长大起来。他想,他要出去,他要像电视上看见的那些人一样,出去挣钱,改变自己的家,让父母不再那样辛苦,让自己的家富起来。

可以说,在近二十年前的哈尼山寨,有张建周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多,尤其是对于一个十四岁多一点没读过几年书的少年,更是近乎异想天开。张建周找到了机会,请村里几个出去打工的熟人哥哥带着,告别了他养他的哈尼山寨,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同阿爸阿妈依依惜别。

那一年,他十四岁。

第一份工作,当然不尽人意。在离红河县不远的地方,种甘蔗。5块钱一天。对于二十年前来说,这样的工资,也是低了。可是,对于张建周来说,他觉得一点都不委屈,因为,他能挣钱了。就这样,一千两三年。

第二份工作,2004年,17岁的张建周来到了当时的红河州府个旧。在那儿,不怕吃苦的他背过水泥、洗过矿石。可是,8个月下来,他才拿到了400块钱,黑心的老板最后跑了,给一个少年留下的,是无尽的黑暗的前途……

可是,这样的挫折已经打不倒张建周了,因为他不仅有梦想,还积攒了经验,所以,一个靠自己的努力致富的梦想更加在张建周少年的心里慢慢强大起来——他想,他要去更大的地方。他想,他要去昆明。

八个月的奇迹和机遇

2005年初,18岁的张建周终于来到了省城昆明。可是,迎接他的,除了茫茫人海,就是残酷的现实——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没有学历和文凭,根本找不到什么理想的工作。即使有,也是些又脏又累的苦力活。

所以,张建周在昆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烧烤店里打工。这样的工作,就是苦、脏、累。可张建周完全能接受,他说过,“我的回忆应该不是苦痛的,就算内心偶尔酸楚,也如一滴芥末,一溜烟漂过。然后,是无尽的爽朗……再多的苦,也挥发殆尽,我的内心,只记温暖。”就是说,对于苦,其实对于一个哈尼山寨走出来的男孩来说,他早已适应。

这不正是哈尼人的性格吗?我在想,如果是苦,哈尼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用歌声在面对吧。

那么,就干起来吧。张建周还真的带来了歌。在吆喝生意时,他穿上了哈尼服装,用哈尼的歌声吸引众多的顾客,生意出奇地好。老板一高兴,答应给他两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很多年后,张建周再回忆起那一幕时,好像已经分不清了,他说,他也不知道唱哈尼山歌是为了招揽顾客,还是因为想起了家。就这样,他的歌声吸引了经常路过烧烤店的一个。这个人的姓名,张建周没有说,但我很肯定地认为,这个人就是张建周人生路上的第一个恩人。

有一天,这个人把张建周悄悄叫到一旁,问,小伙子愿不愿意到“桥香园”来干?张建周懵头懵脑,楞生间问一句,多少钱一个月?这个人问,他们给你多少钱?张建周答,说,两百。这个人说,我们给你三百五。你要是愿意,明天来找我吧。

就这样,张建周靠着他的勤奋和努力,来省城不到一个月,意外走进了一家著名企业的大门,也是他最想走进的正规企业的大门。

一个月下来,张建周就被评为桥香园优秀员工。三个月下来,他个月都是优秀员工。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很快,张建周被调到金马碧鸡坊店做大堂和雅座的领班,每天,再苦再累,上班之前,张建周都会看着一面小小的镜子提醒自己,对自己说,一定要辛勤付出,才能对得起别人的信任,一定要辛勤付出,才会发光,才会被别人看见。

这样,在工作的时候,张建周照样抢着端盘子端汤,照样每天都要比别人多干多流汗。除了这些,哈尼人天生的唱歌跳舞的天性也被他用 to 生意上来了,他穿上哈尼族服装,给客人们唱家乡的歌。他说,有时候,熟悉他的客人吃着吃着过桥米线,会突然喊他唱一曲,他就高高兴兴唱起来。那情景,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也不知吸引了多少回头客。

闹这么大的动静,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关注。一天,老板来了,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问他,为什么对一份这样辛苦的工作如此卖力?他说了自己的理想,他说,他想让他的家乡脱贫致富,他想让他家乡的乡亲们看到他的成功,而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还说,他想让他的阿爸阿妈看见,他们的儿子可以挣到月薪1000元以上。老板笑了起来,点点头,说,你很快就能挣到1000元了。

果真,2005年8月,桥香园要在上海开分店,老板很快想到了张建周。

浪奔浪涌

张建周奇迹般地站在了上海南京路上。算算日子,距他来到昆明打工,刚好八个月。八个月,在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也许,就是熟悉熟悉情况混个脸熟地熟的时间。但是,在张建周的经历中,他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靠着比别人多干那么一点的精神,漂亮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八个月,仅仅八个月,他就站在了上海的街头。

刚被调到上海的时候,他做前厅服务组组长,当时的工资已经是800元一个月,他说,他心里无比开心。做了半

年,就被公司领导提拔为前厅经理,工资已经涨到1300元一个月。2013年,8年后,他已经被提拔为上海店的店长。工资嘛,自然是翻了不知多少倍。

8个月与8年,这恐怕是张建周三十多岁的生命中最重要两个数字,因为,这两个数字是同他的成长与奋斗紧紧相连的。8年中,他不知道给家里仍然在梯田里辛勤劳作的阿爸阿妈寄了多少次钱。8年中,他先后从哈尼山寨里,带出来了近百名哈尼青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跟他学到了生存和奋斗的本领,很多人都在外面扎下了根。

2013年,张建周离开了桥香园上海店。带着这些年打工赚到的7万元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干什么?偌大的上海,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张建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先靠自己熟悉的过桥米线,才能站稳脚跟。一周的时间,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上海,最后,在城隍庙附近,盘下了一间十几个平米的小门店,装修一新后,开起了名为“滇味园”的过桥米线店。

在这个位于上海城隍庙四牌楼路24号的小店里,张建周同样会穿上哈尼族服装,吹起葫芦丝,给顾客留下深刻的“云南印象”。在这里,张建周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且,在上海买了房子。

拿到自己房子钥匙的那一瞬,张建周感慨万千。他想起了自己走过的路,天天住在货仓里的情景终于变成了他宝贵的人生经历和回忆。

2016年,在上海的四川北路,张建周开起了他的另一家“滇味园”过桥米线店,一直到今天。

脱贫脱贫,带领乡亲们去脱贫

张建周富了,实现了他18年前离家出去打工的愿望。而如今,妹妹也大了,弟弟娶媳妇了,家里盖起了带卫生间的新房子……同时,阿爸阿妈也老了……

所以,张建周把上海的过桥米线店交给朋友打理着,不顾一切地回来了。他说,红河于我,那是我的根,是我心之向往的家。我常常给别人演唱《情约红河》,客人们说好听。他们却永远不知道,我唱歌时,心里翻涌的,是乡愁。那时,我有多想家,有多想念红河啊。那时,唱起的每一个字句……都是一行一行的秧苗,一垄一垄的秧田,一壶一壶的愁思。红河,如万条江河奔涌在我心里……

张建周说,他忘不了,自己在上海孤独地开店的时候,红河县的领导,亲自去店里看望他。并一直鼓励,让他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致富。

张建周说,他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看见了红河县的扶贫政策越来越好。2014年以来,红河县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州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标准,举全县之力,汇全民之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我问他,你具体要干什么?这个来自红河县石头寨乡的哈尼小伙子,这个从上海回来的他说青年,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做电商。他说,我要把哈尼山寨在党的扶贫政策帮助下生产出来的东西,通过互联网,卖到全国去。

我们期待着……



张老庚脱贫记

“杨老庚,今天,妻子回来了,儿子也回来了。明天,我们家要杀吃年猪,你一定要来呢……”

下村组后,刚回到村委会驻地,屁股还没落座,衣袋里的手机便响了,原来是我的挂钩联系户——“张老庚”打来的。

我的名字不是“杨老庚”,所挂钩联系户主也不叫“张老庚”,不知是缘分,还是巧合,我俩的出生年月正好相同,为了便于开展帮扶工作,按当地白族人家的习俗,我主动跟联系户主结为“老庚”。他姓张,我姓杨,于是就有了“张老庚”和“杨老庚”了。

两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在村组干部的陪同下,在炼铁峡谷的东岸,徒步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大山后,终于走进了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说是小院,其实是些残垣断壁,破败而毫无生气的“贫民窟”。小院里仅有一坊不知建于何年何代,四面墙,三间两层的老古房。墙壁是由小石头和着黄黏土垒砌的,墙角有许多鼠洞,洞内外散落着一些干硬的老鼠屎。破旧的屋顶上杂乱地盖着不同时期不同形状的瓦片,瓦片间落满了灰尘,灰尘里长满了瘦弱的野草,檐角的瓦片早已脱落,露出了发霉而腐朽的椽头。房顶上漏雨的地方还随意地压了几张破旧的石棉瓦,夹杂着几条塑料布在空中随风鸣响。更令人担忧的是两边山墙已开裂到石脚,房子已朝一边倾斜,犹如震后的惨景。

带路的小组长一边指着老古房,向我介绍道:“这是你挂钩联系户的住房了,这房子是他祖上传下来的,大概也有几百年了……”一边朝楼下那个边间走去,边间上陈旧的菜刀木门虽然没上锁,但关得很紧,小组长上前又擂拳敲门,又扯开嗓子大喊,就是没人应声。小组长只得请他的邻居前来叫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张老庚”从睡梦中叫醒。这时太阳已升得老高,阳光照遍了整个

那时端午蒲艾香

端午,我们这里又叫五月端阳,是农历五月初五的日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几乎不知道这个节日还和一个叫屈原的爱国诗人有关,在那个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年代,只要是过节我们都很高兴,至少得吃得玩。

在我们这里,因为端阳的“阳”与“羊”谐音,所以民间就有在端阳节里吃羊肉的习俗,引伸有“发洋财”、“喜气洋洋”的意思。因而,在我识字以前,我甚至认为这个节日叫“五月端羊”。那时,节日前一两天,生产队就要把集体养殖的几十头山羊宰杀以后分给本队群众。等大人到田地干活以后,没事的小孩子们就会跑到生产队的羊圈看宰羊,好不热闹的过节景象。

上学以后,在学校里知道了端午节的来历,也让这个节日多了一些人文情怀和仪式感。端午也正是初夏芒种前后的农忙时节,即使过节了,生产队一般也很少放假,所以那时的人很少有时间包粽子,而是包相对简单一些的包子。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人们也有了时间,才粽子和包子都一起做。

为了我们能够吃到热气腾腾的包子,每到端午这一天,母亲总是五六点钟就起床了,她用头天晚上就发好的面粉和准备好的花生拌白糖、豆沙、油渣拌白糖等馅料快速的包好包子,在柴火灶里用大火蒸10多分钟,等包子

山头,洒满了小院。

张老庚揉着惺松的睡眠,拖着破胶鞋,从屋里慢腾腾地出来后,顺势在被踩踏得光滑而布满灰土的石阶上坐了下来。

我关切地向张老庚询问道:“你生病了吗,这么晚还不起床?”张老庚有气无力地答道:“没有病,常玩得晚,起得也晚,习惯了。”

“家里种了几亩田?”“没种,荒着!”“喂了几头猪?”“没喂,一头也没!”“养了几只鸡?”“没养,一只也没!”“孩子还读书吗?”“没读,打工了!”“妻子在家吗?”“没在,跑了!”连续几个问,都答“没”,我再也不好意思地往下问了。

我们从张老庚家出来的路上,小组长给我一一介绍了张老庚家的具体情况。

还不到五十岁的张老庚原来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人见人夸的好村民,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但张老庚婚后生养了一个儿子后,便迷上了“三匹”、“麻将”,甚至是“红独眼”等赌博,且越陷越深,要好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来苦口婆心地劝他戒赌,他总是当作耳边风。妻儿和父母来劝他断赌,便换来一顿顿拳打脚踢,最后谁也管不了,谁也懒得管了。张老庚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管白天黑夜,肆无忌惮地去赌。一赌就输,输了就去借高利贷。最后他妻子辛辛苦苦喂养的几头牛也被债主拉走了,父母分给他的几片核桃林也被变卖输光了。妻子忍无可忍,一气之下,跑到外省打工去了,几年都没回来一趟,他的儿子初中一毕业后也跟着舅舅跑到省城谋生去了,且一去不复返。现在张老庚成了村里“新五保户”,他连家的那几丘田也丢荒不种了,整日东游西逛,以赌为生,房子要倒了也没办法去修。

幸好,因赌而输得一无所有的张老庚顺利地被村组群众大会评为“建档立

变得又白又胖就算蒸熟了。顺便还会在锅里煮上几个鸡蛋或鸭蛋。等我们弟兄三人起床上学吃早点时,包子已经可以享用了。

母亲再用一个小碗把水加上少许食用红颜色,把煮好的鸡蛋或鸭蛋趁热放到碗里滚几圈,蛋就染红了,除了吃包子以外,每人一个红鸡蛋是我们的标配。来到学校,同学们就围成一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撞蛋比赛,看谁的蛋最耐撞,等把蛋壳撞坏了就吃掉,完好的继续接受同学们的挑战。有时遇到蛋壳比较厚的,再加上掌握用力的技巧,一连撞烂好几个蛋都是常事。

在端午,吃芽豆也是应节必吃的食物,在节前一周左右,人们就要把干蚕豆用冷水浸泡一两天,等泡透了就捞起来放到一个盆子或瓦缸里用湿毛巾捂起来。等到过节这一天,如果豆芽能长到半厘米左右最好,把芽豆和一些蒜瓣混在一起煮食。端午节为什么要吃芽豆,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只听一些老人说是为了怀念从前的生活,我想应该也跟端午这个生机勃勃的时节有关吧。而蒜瓣呢,就有“清算”的用意,意思是把过去不顺心的事物或倒霉气、邪气都清算或是一笔勾销了。

除了吃,人们也没有忘记端午也是一个祭祀和祈求安康的节日,人们会把菖蒲和艾蒿捆绑在一起,分别挂在大门

卡贫困户”,成了我的挂钩联系对象,后来也就成了我的“老庚”。

对这种嗜赌如命,破罐破摔的人,怎样才能把他从泥塘里扶起来,连父母和老婆孩子都对他没办法,我这个外来者对他奈何呢?我正思考着如何有效地应对他,改造他时,正好遇上公安派出所来抓赌,连他和赌友们一起抓去,关了并教育了半个月后才释放出来。张老庚出来的那天,我亲自到县城接他,并帮他交了伙食费。

自从张老庚从拘留所出来后,前后判若两个人,比以前乖多了,主动积极地配合我们对他的帮扶。他当年就拆掉了危房,建起了新房。我们还给他买了几头小猪和几只母山羊,引导他发展养殖业。后来,还给他购置了一套电视机和卫视接收机来丰富他的文化生活。

张老庚白天上山放羊,早晚喂鸡养猪,还把闲置了几年的田地复垦出来,种上了庄稼,晚上还看看新闻和电视剧,他忙得没时间闲逛,更没时间去玩牌了。这是我下村组时,从他邻居那里,了解到张老庚的新生活状况。我心里为他的改变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

一次,我特意地到张老庚那座水泥地、铝合金窗、防盗门的扶贫房里,跟他一起夜宿。那晚他真诚地对我说:“那时家里没电视,晚上无事可做,禁不住好友的邀约,就只好上了麻将和摇宝,起初几次都赢,尝到了甜头,这放牲口和干农活来得快,还轻松不流汗。但后来越赌越输,输得一败涂地。赌让我妻离子散,家破财尽,成了罪犯……”

“只要你吸取教训,改邪归正,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妻子会回来的,儿子也会回来的,幸福美满的日子一定会重来。”我真诚地鼓励道。

那晚,张老庚不停地自责忏悔,不停地向我检讨,他虽然已睡在床上,但我觉得他已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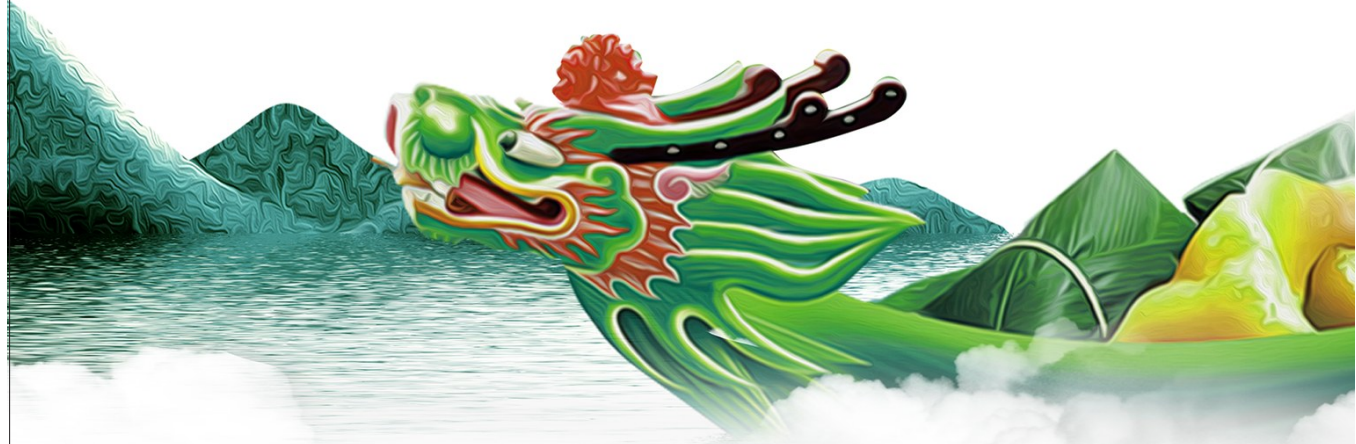
汤云明

的两边,祈求家里平安吉祥。这两种植物有特殊的草香气息,据说可以阻止蛇蝎蜈蚣等毒虫爬到家里去。

对于未成年小孩子们,大人也想出了特殊的保平安的方式,就是拴五彩线。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征五方五行的五种颜色“青、红、白、黑、黄”被视为吉祥物。人们把五种颜色的线搓成一根根小彩绳,拴在小孩子的手腕或脚腕处。一直要等到一个半月以后的农历六月二十四,也就是火把节才可以把五彩绳解下来放到火把或火堆上烧掉,意味着让火将瘟疫、疾病烧光,谓之可去邪恶、攘灾病,会给人带来这一年的好运。

端午时节,也正是一年雨水下地,气温升高,空气湿度大,植物生长旺盛并开始繁茂,万物精力充沛的季节,因而植物的生命力很强,在这个时节移栽植物树木成活率最高,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老人说:“五月端阳这一天,栽棵棒槌都能成活。”所以有人要想栽棵花草什么的,别人都会告诉他等端午过后再来剪植。

端午节蕴含着深邃丰富的文化内涵。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也融合了各民族多种习俗为一体,使得节俗内容更加丰富,这些礼俗在中国自古传承,至今还在发扬光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的四大民间节日之一。



屈原记(外一首)

李天永

端午节

九歌,屈原一叶舟一直行进在后人缅怀的心潮

汨罗江流淌粽香,凤踪出楚辞脚步顺江而下
这是屈原必经之地,无论多远魂会回归这里

江心,有你舒展不开弥漫委屈的一圈圈漩涡
江岸,你闪电般身影垂柳依依也没能留住眼泪
江底,你的楚辞站成摩崖石刻恒久于天地间

汨罗江是诗人驿站,将楚辞一程接一程传递
江面这一页诗笺,字里装满鱼虾,写满离骚
你用六十二岁的生命为楚国招魂却无济于事

借一枝艾蒿一柳蒲蒿,佑佑龙舟激扬的步履
我喜欢雨雾迷蒙的江面,安慰眼泪看屈子还乡